



周倩

2014年10月1日,广东深圳,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自杀!

许立志:“他还在我的墓碑前,递上一束鲜花”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绝望的困境中划出了最后一道抛物线,在他写下最后一首诗《我一生中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之后,他将自己的未来斩断在这人生中最美好的季节里。

苦难、压力、迷茫、失败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人生难题,有的人挺过去了,有的人消沉下去了,我们不想谴责任何轻视生命的人,也无法劝勉所有绝望的人。我们只是为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感到悲恸,为一颗诗坛新星的陨落感到惋惜。

是的,许立志是诗坛的一颗新星。曾被誉为打工文学接班人的他,1990年出生于广东,从小被遗弃,抱养他的阿婆,他唯一的亲人,也于2009年辞世。从此,一个孩子,无爹、无娘,漂泊、流浪,在流水线上过着简单枯燥的生活,他的诗歌来自于他的生活,更来自于他内心的真实表白,他在诗歌《悬疑小说》中这样写道:

去年在网上买的花瓶

昨天晚上才收到

实事求是地说

这不能怪快递公司

我的住处太难找

因此当快递员大汗淋漓地

出现在我面前时

我不但没有责备他

还向他露出了

友好的微笑

出于礼貌

人在旅途

郑红梅

又到火车站,再一次踏上出差的旅途,到合肥工作整整两年了,时光荏苒,由最初的茫然无措到渐渐适应到自认为得心应手。偶尔,会非常想念六安的朋友们,但每次都把想念深藏心底,纵使那一刻热泪盈眶,也从不主动联系那些在我心中如同亲人的兄弟姐妹。偶尔,我们会在QQ和微信上不咸不淡地说几句话,知道我很好,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那就好啊,有空就回来聚聚吧,我们想你了。

经常出差,慢慢也喜欢了这种人在旅途的感觉,在人群中热闹,在人群中孤单。每一次旅行,对于我不仅仅是为工作,也是一次心情的释放和转换。有些面孔很亲切,可转身就是永远,有些面孔,似曾相识,可你已没有交流的热情。

很多时候,我喜欢静坐一隅,看着旅途中各种各样的世态面目。我不说话,我可能懂你,我可能不懂得你。但这些对我们都不重要,因为我们都各自的日子,各自有各自的人生。

龙飘飘唱过: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那是很久以前的心境了。现在,纵使没有人想念我,我也不再孤单寂寞了。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旅途就是一个人的人生。

在动车上用APP看电影,怕旅途寂寞,下载了三部周迅的电影看。刘若英说,见到周迅,就有保护她的欲望。而我真喜欢她那双清澈的眼睛,那里面藏着许许多多的爱情和流年。不管俗世,无关岁月。

火车经过故乡的时候,忍不住抬头,窗外正是秋浓。青山迤逦,溪流淙淙,蔚蓝天空下,稻子一片金黄。刹那间,仿佛回到童年,放学回家,书包放下,到田野上帮大人收割庄稼。张明敏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这或许是种意境,或许什么都不是,

他也对我点头哈腰
为了表示歉意
他还在我墓碑前
递上一束鲜花

著名诗人伊沙在《新诗典》中这样点评:因有《俗小说》这部名片,文青们学会了一种结构方法和叙述手法,看本诗题目,我本以为是玩这个范儿的,一直读到最后两句(读得我一哆嗦),我才触摸到真正的才华,这时候再看标题,真是大有深意:非但我们的生活充满悬疑,连同我们的生命。

可惜,他再也不会写诗了。他走了,带走了他所有的才华和未来,留给我们,尤其是那些还在流水线上默默劳作的文学青年们的是惊讶?是疑惑?是痛苦?

打工诗人:“即便把诗歌当做自己唯一的宗教,也应该知道,诗歌本身并非崇尚阴暗、死亡、心理扭曲。生活中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古人亦说诗言志,当人都没了,何谈其他。”

陈鹏(深圳打工诗人):

打工诗人陈鹏告诉我许立志自杀了,我还不相信。我对这位诗人诗歌很熟悉,他是一位热爱生命的人,也很有激情,打工杂志经常刊发他的诗。这样的一个热爱诗歌与热爱生命的人就这样逝去了,我知道有许多像许立志一样的打工诗人在流水线上生活,包括曾经的我自己,在孤独、苦难、无助……的打工生活中,诗歌曾给了我们内心安慰。但愿有更多力量与组织关注打工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避免让许立志的悲剧重演。

何真宗(重庆打工诗人):

我的看法是:自杀不光荣,活着才是硬道理。人活着,要且行且珍惜,不要抱怨社会和埋怨环境的不适。而应学会更多的生存技能,提高抗压能力,去适应环境克服困难,找出生存的办法而不是逃避,甚至选择自杀。在我看来,诗人首先是人,是人都应该有理智,不应让生活与环境左右了自己的行为。

周崇贤(佛山文学院院长,打工诗人):

每个人都会遇到心灵的“坎”,诗人或者说“思人”因为精神层面的上下求索,遇到的“坎”更多。如果关键时候有人倾听,有地方诉说,前行路上能看见

希望的星光,这样的“跳楼”就不会一再发生。

孙海涛(东莞打工诗人):

说到死亡,对那些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们而言,其实就只是一念之差。很多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一个人拉一把,有人给予他们一些阳光和正能量,我想事情的结局往往就会朝向好的一面发展。而我们的诗人朋友们,除了写作之外,应该认识到人世间其实还有许多比诗歌更重要的事情。即便是把诗歌当做自己唯一的宗教,也应该知道,诗歌本身并非崇尚阴暗、死亡、心理扭曲。生活中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古人亦说诗言志,当人都没了,何谈其他。

陈菊(深圳打工诗人):

那一刻,我被深深震撼,昨天才认识的还在底层写作的打工诗人,今天突然没了。是这个时代过于浮躁,还是我们内心过于脆弱?爱情、亲情、友情;梦想、工作、生存;前景、现实、背景;归宿、故乡、流动;变迁、思迁、疾病……太多的动荡不安,令我们无处安放灵魂。

诗歌学会:“我们在关注他们,也希望正确地引导他们”

是的,诗言志,可最重要的是要有写诗人。打工诗歌,自上世纪70年代初见端倪至今,已走过50多个年头,它反映打工生活,它是打工者自身的一面镜子,正如打工诗歌主要的推动者许强所言:“许多打工诗歌是沉重的,它是对本真内心的一种复述或释放。它更多的是在无数次绝境中,以一种灯塔般的拐杖精神或力量在无形地支撑着打工诗人最后的精神世界。”

岁月历练,如今的打工诗歌已经从一种社会存在变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流派。而且从中走出了一批优秀的打工诗人,2009年郑小琼的诗歌《黄麻岭》被评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更是代表了打工诗歌以一种高傲的姿态被诗歌领域所赞扬。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曾凡华告诉记者,他很欣赏郑小琼的诗歌。他说,郑小琼也写生活的苦难,写她的妹妹死了,写生活所迫带来的社会压力,但他认识的郑小琼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她谦虚和气,她也写苦难,但她却能很好地理解苦难以及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曾凡华说:“打工诗歌在当代文学界已经

占有了一个席位,不容我们忽视,中国诗歌学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很关注打工诗人这个群体,为此我们给予了他们评奖的机会,比如,徐志摩诗歌奖、屈原诗歌奖等,我们还邀请评委对他们的诗歌进行评论,我们在关注他们,也希望能正确地引导他们。”

采访记述:诗歌是心上一道温暖的阳光

打工诗人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是诗歌学界对打工诗歌的认同,更是对无数坚持着自己文学梦想的你们的一种欣赏和赞扬。

诚然,诗歌是一门纯粹的艺术,也是一门与写作者的精神世界相互影响最深的艺术。

也许,你会说,一个没有经历过打工的人是无法体会和感受一个打工人心灵的精神苦闷的。那孤独,那迷茫,那徘徊,那挣扎,那绝望,那煎熬……就像柳永死在一个评论中写道“鸟类永远不知鱼类的心情”。

何况这本就是个生存在压力逼人的时代,一个普通的谋生者,即使拼上全部的精力,有时都难免左支右绌,感到吃力。而常年离家在外,没日没夜定格在流水线上的打工一族们更是经受了太多的辛酸和不公。于是写作打工诗歌,是打工诗人保持心理健康的一种平衡方式,是舔着伤口进行自我消疗伤,并逐渐愈合的一种方法。因为看不到希望和未来,或经受了工作上成吨重的压力心中很堵,需要通过写作来疏通。“打工诗歌”就在这样的环境和际遇中,在成功的生活的挤压下从许许多多打工诗人的笔中发出了怒吼。只是这怒吼,有些人喊出了是为了减轻内心的压力,有些人喊出了却增加了自身的负担。

不管怎么说,诗歌的书写,是现实重压之上的一

种放松,一种轻逸。我们应该更加看重诗歌对灵魂的拯救和丰富。它可以是揭露现实的锋利匕首,可以是关注现实、关注弱势群体的痛苦良知,但绝不是绝望生命的推手,它应该是心上一道温暖的阳光,一缕让

我们向生向暖的希望。因此,面对压力重重的现世,诗人们要有强大的心智,又心怀浪漫的诗情,也许这样,才能让内心获得一个阳光温暖的净地。

插画:李法明



成功不是让周围的人都羡慕你,而是让周围的人都需要你。

赵春青 画

欧阳

从蜗居阳台的楼上可以看见不远处四环路边的望和公园。异日时逢好天气,迈腿步行前往。20多分钟行程就走进了号称数十个足球场大的公园。

公园里绿草茵茵、树木葱葱,连园内300米左右的塑胶慢跑步道都透着生机。数月之内焕然一新的神速成果昭示着现代化的成就,树是借助机械移栽,草皮也是地毯一般铺就,如果不是如此,估计两三公园也不会绿不露土。单一的草、简单的几种树木,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人工的痕迹。公园里人很少,不时可以看见枝头、林下有喜鹊出没,然而却听不见平常吵闹的鸣叫之声,除了远处四环路上混乱的车噪声,绿草树林之间一片安静。这也是现代化的成果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来北京读书的时候,俺还不知道现代化的说法,倒是5楼的宿舍窗外满目的白杨树冠,不仅时有喜鹊吵俺晨睡,夏日蝉鸣同样烦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夏日,楼下一只蛤蟆声音洪亮,不知道是下水道的扩音效应还是歌唱家共鸣超常,以我估计,其“鼓噪之声”在午夜可以沿着路旁满是白杨树的海淀路从人民大学门口

传到白石桥,好在是中音且甚有规律,几年下来也不太觉得吵闹。印象里校门内有块小土地种过罂粟,只是大学生们都五谷不分,感觉谁也没当回事,艳丽的花期之后很快就被根除了。

这一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呆在城市里我也跟着现代化了。看着公园里的树完全分辨不出到底是油松还是马尾松,或者是白皮松也不知道,草只知道是青草,尽管只有一种。想当初为了不戴四体不勤的帽子还专门学过稻谷选种;搅和一池泥浆水,以漂浮起鸡蛋为准,这样饱满的稻谷就会沉下去,漂浮者就掉去。可这样的原始玩意儿现在或许早没有了,种业工程师们为了赚钱已经堵死了你育种的路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顶多是长出点青苗,福音书所言“结出许多粒来”就别妄想了。当

然,包括转基因行当的那些专家也许没有那么坏,他们可能只是想在患癌症的时候人们必须救他们,否则来年可能面临没有种子的巨大灾难,谁知道呢。

我觉得住在钱堆里的人那么聪明,一定不能够干这些蠢事,他们至多是以灭绝物种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就像报道说的那样,这几十年来,种类一半的动物都被为了舒适、美观的人们干掉了。记得当初好像是爱因斯坦说过,蜜蜂灭绝人类就不能生存,现在又有北美蜂群锐减的说法,难怪令人忧心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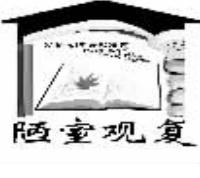
不过那些报道说被灭绝的动物现代化的俺几乎都不认识,个别认识的反正野地里也很难看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走在公园里环视单一的植物,忽然觉得并不美观,也许杂草丛生、杂木乱长才是神赋之美,可惜大家被

T型台上的猫步洗脑后,反而觉得自然的神态很是粗俗,这种审美逻辑如何来,会否去,还真不知道。

至于我,美丑是分不清了,就像分不清松树,能够清楚感觉到的,大约就是这些年北京城里已经很难得听到蝉鸣蛙叫了,这些人们可以明显感知的东西却好像谁也不当回事,回头再看公园绿树下的喜鹊,想想好像也是多年不叫了,该不是面对现代科技修饰的“好声音”,沉鱼落雁般羞怯起来了吧?或者是它们也“现代化”了?

事实上,动物种群的消失只有那些专家们才注意到,而植物种类是否也正经历着灭绝的归宿呢?我是圈外人士,不清楚专家们关注过这些小事没有,感觉人们并不像关注动物那样热心,就如公园的精心规划和设计建设,没有蔓草的立锥之地,人要是懒惰一点杂草还有机会苟延残喘,遇到勤劳的人总是会拿出拆城墙的决心斩草除根的。

一直以来我都不太喜欢江南的园林,看到齐整划一的公园,当然还不至于关联江南园林,说想到“病梅馆记”还是有可能的。



回望远去的自然

慈溪供电:苦练内功提升供电所管理水平

潘玉毅

近年来,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认真贯彻国网公司“一强三优”发展战略,苦练内功强基础,真抓实干创佳绩,以改革发展为主题,以安全稳定为保障,以基层基础为抓手,抓贯彻、抓落实,推进电网和企业发展,企业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以“三基”为为抓手,促进“美丽”供电所建设

为优化供电所机构设置,排查和解决供电所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美丽”供电所建设,慈溪市供电公司围绕“三基”(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管理,以供电所共产党员服务队建设为引领,以供电所班组建设指导书为指南,以供电所准军事化管

所报账制度和财务纪律,规范了供电所与集体企业管理权力义务关系。此外,该公司还加强供电所日常审计,提升了基层供电所从严管理、依法治企的意识,对于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日常经营活动、提升管理水平、增强风险防范能力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开展供电所全员绩效管理,巩固各

项管理成效。为加强供电所管理,建立科学、规范的供电所全员绩效管理体系,慈溪市供电公司依照《国家电网公司全员绩效管理办法》《浙江省电力公司全员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有关要求,以企业战略为导向,以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六个体系、三项保障”为主要做法,通过“一看、二查、三考、四看”强化绩效管理过程控制,将企业战略目标和年度重点工作层层分解,按照规范的程序和方法对供电所和员工进行考核评价,全面开展供电所全员绩效管理实践,供电所面貌焕然一新。

■ 张跃进 胡云杰

叶信省,国网浙江宁波慈溪供电公司桑洲供电服务站一名普通的线路兼抄核收工,1983年进站以来,从事该项工作31年,脚印踏遍了桑洲的大小山区。叶信省常说:“我心甘情愿当山区百姓一辈子的儿女。”10月10日,叶信省被桑洲镇政府授予“最美村电工”。

94岁杨廷火:信省这儿子我认定了

在木车样村,笔者找到了叶信省,他正在为杨廷火老人翻耕土地。见到笔者,叶信省略显脸红,94岁的杨廷火老人却笑了:“快写写咱的好儿子信省细吧。”

“信省这细佬(土话意儿子)真是太好了,把咱老倌头当成了爹。”老人未说眼先红。他告诉笔者,20多年前老太婆去世,自己独身过日。叶信省当时负责木车样村的抄表收费,看到他一人在家无人照顾,就经常上门嘘寒问暖,干这干那,一帮就是20年。特别是这几年,他年龄大了,叶信省更是隔三差五上门看

望,还叫妻子帮忙做饭菜。

杨廷火老人说:“咱老倌头穷得蟹壳响,只有一间破木屋,谁愿意上门照顾?可信省这细佬实在,不嫌我穷我脏,休息天,节假日总是来家里走走,帮我种菜摘菜,修灯泡,翻瓦,样样不落,房间整得比宾馆还亮还干净,村民说我捡了个好儿子。”

在得知叶信省要去给另一位老人帮忙修灯泡时,笔者故意与老人打趣:“叶师傅另外有一位妈妈,您不吃醋吗?”老人听了哈哈大笑:“信省这儿子我认定了,谁也抢不走。”

68岁的卢尚良:信省这兄弟我结定了

来到桑洲村卢尚良的柱面(意麦面)加工点,叶信省就忙开了,不一会儿额上满是汗珠,脸色有点苍白。卢尚良悄悄告诉笔者:“信省兄弟是累出来的毛病,他为山区百姓想得做得太多了。”

“像信省这样的兄弟我结成了,咱全村老百姓也结成了。”卢尚良这样说。

说起自己的柱面加工点,68岁的卢尚良一度哽咽。他说:是叶信省帮他办起了加工点,安装了三相电,如今每天能卖出100多斤柱面,月收入不少于3000元。去年春节期间,正是柱面卖得最火的日子,可加工点的电出现了故障,初三晚上,叶信省赶到加工点,排除了故障。事后卢尚良得知那天是叶信省妻子的生日,忙打电话道歉,可叶信省却说:“生日可以上补重,但群众的事一刻也不能耽搁。”

卢尚良还告诉笔者,像他这样的豆腐加工点,柱面加工店在村里很多,哪一家没有得到叶信省关照?小到一根电线,大到变压器,他总是有事必到,有求必应,却从没有吃过百姓的一餐饭,抽过一根烟。

“像信省这样的兄弟我结成了,咱全村老百姓也结成了。”卢尚良这样说。

返璞归真兴更浓

每逢长假,必是旅游旺季,以致有了“黄金周”的称谓。其实,那是对商家生意而言。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更多的恐怕还是得不偿失。乘车难、自驾难不必说了,最堵心的还是玩得